

大陆·台湾

张学良生活实录

李永 裴匡一

贾国申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大陆·台湾

张学良生活实录

李永 贾国申 裴匡一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DK29/18
(京) 新登字 145号

大陆·台湾
张学良生活实录
李永等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170 千

1993 年 8 月第 1 版 1993 年 8 月 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ISBN 7-5008-1301-5/I·310 定价: 6.50 元

前 言

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千古功臣的张学良将军，曾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声威显赫、极富传奇色彩的关键人物：他与孙中山有过交往，与蒋介石结过盟，与周恩来握过手，与墨索里尼的女儿、女婿交过朋友，围剿过共产党，扣押过蒋委员长。真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蜚声遐迩，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他如华夏史中的一颗巨星，虽历尽沧桑，仍烁金照人。因而张学良将军不是个容易过时的人，也不是个轻易退色的人。至今，悠悠之口还在谈论他，报纸杂志还在评述报道他，中外学者仍在研究他，学术会议还在探索他。尽管如此，环绕在张学良周围的云雾仍未散尽：他出身豪门，继承父亲的权力，28岁时便被国人称为“少帅”，是中国最年轻的军阀。随后，他成为国内外举世瞩目的人物，军事上仅次于蒋介石。“九一八事变”时，他对日本的侵略未加抵抗，但5年之后，他却在西安举行兵谏，逼蒋介石抗日。随后，便被蒋介石长期拘禁。从那时到现在，面对50余年不自由的生活，他从未为自己辩护过。今日虽尝自由，仍然不轻言往事，只愿体尝天伦。真可谓君子不为亏心事，功过是非任评说。

编写本书的目的就在于让每一位读者自己去了解和评价张学良将军，祈望事与愿不相违。

作 者

一九九一年六月于北京

目 录

- | | | |
|------|-----------|---------|
| 第一章 | 叱咤风云东北王 | 老帅遇刺少帅立 |
| 第二章 | 英年铁肩担巨任 | 东北抛却五色旗 |
| 第三章 | 锣鼓声中有枪声 | 失土有责背骂名 |
| 第四章 | 赵四风流朱五狂 | 翩翩蝴蝶正当行 |
| 第五章 | 谢国人远赴欧洲 | 戒毒瘾再求锋芒 |
| 第六章 | 教堂密见周恩来 | 抗日借重共产党 |
| 第七章 | 将军翻手拨乾坤 | 西安扣蒋史名扬 |
| 第八章 | 赴京请罪陪蒋归 | 南京受审反遭辱 |
| 第九章 | 顾大局甘困囹圄 | 雪窦寺苦心读书 |
| 第十章 | 抗战八年烽火急 | 少帅迁徙无常日 |
| 第十一章 | 万里碧空孤影远 | 满含悲愤去台湾 |
| 第十二章 | 冷暖岁月三十载 | 红粉知己白首盟 |
| 第十三章 | “忏悔”出笼引风波 | 少帅苦衷难细说 |
| 第十四章 | 霜发终言当年事 | 功过是非任人评 |

第一章 叱咤风云东北王 老师遇刺少帅立

1928年5月，由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方联手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第二次北伐正激烈地进行。战事虽然对奉系不利，但双方胜负一时尚难料定。

5月17日晚，北京中南海纯一斋大元帅府内，张作霖正和梁士诒、李宣成等人坐麻将，忽闻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来访。见此情景，客人们很识趣地纷纷起身离桌，以便大帅安心要务会谈。但张作霖却连连摆手说：你们不要走，我与芳泽没什么好谈的，不大功夫就能说完。他没料到，这次会面竟长达3个小时。

二人走进内室坐定后，芳泽直截了当地提出他是来商议双方合资修建吉会铁路问题的，希望张作霖签同意字。并说如果这样做，日本方面将保证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听完他的话，没有回答，连续抽了几大口烟之后——他的大烟袋杆有一尺多长，烟锅是翡翠做成的，才淡淡地说：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面呈不悦，反问张作霖：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一双不信任的眼睛望着张作霖。

此时的张作霖已有退守关外之意，因此面对芳泽的提问脱口而言：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守关外。芳泽听后，露出一丝微笑，用提醒的口气说：退守关外！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绿林起家的张作霖根本不吃这一套：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我张作霖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话已至此，双方言谈将崩。芳泽见诱迫不行，便直接威胁，说张宗昌（奉军第二方面军军团长）的兵在济南杀死了几十名日本侨民，对此日本政府决不会不闻不问，张作霖说他还没接到报告，是真是假，需要调查。芳泽态度蛮横：调查什么，张宗昌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该负一切责任。张作霖听此言后勃然大怒，呼地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手里的翡翠大烟袋猛力向下摔去，磕成了两截儿，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喊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我这臭皮囊不要了（臭皮囊是张作霖常用的口头语，意指他自己的性命）。言毕，扔下芳泽，气冲冲地离开客厅，结束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在张作霖遭受日本压力的同时，蒋介石指挥的南方国民革命军战事顺利，奉军在各路战线上节节失利，先后放弃张家口、保定、德州等地。特别是南方军队避开济南的日军绕道北上后，京津危急。

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学良、张作相、杨宇霆、孙传芳、张宗昌等举行紧急会议，决定下达总退却令，返回东北，保存实力后再谋发展。

为防止日本人捣鬼，张作霖先宣布6月1日返奉，再改为2日离京，最后确定6月3日出发。随即各方人员迅速准备，要求晚8点钟前将行李东西运到车站，以保证张作霖夜间离京。本来张学良建议父亲坐汽车回奉，因为满洲铁路归日本人管理，而公路尚为中国的天下。但张作霖认为日本人虽对他不满，还不至于除掉他；再说，坐汽车对54岁的他来讲，太不舒服了，遂决定坐火车回去。

午夜时分，中南海西门大开，4辆黄色钢制汽车鱼贯而出，径直驶向前门东火车站。此时，月挂中天（阴历4月16日），气候

宜人，沿途卫队岗哨在月光下清晰可见。1点左右，张作霖到达北京站，随行者除大元帅府人员和卫队外，还有靳云鹏、何丰材、刘哲、莫德惠、张作霖的六太太马月卿和三公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町野武马和仪我（嵯峨）诚也。张作霖身着蓝色大元帅常服，腰佩短剑。他虽身材矮小，但非常注意元帅的风度和威仪，军乐声中，他挺直胸膛，脸带镇静的微笑，在众人的簇拥下，步履沉稳地走向专列。前来送行的有他的儿子张学良（时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第四方面军军团长杨宇霆，第一方面军军团长孙传芳等人。

专车共 22 节，张作霖乘坐的包车在中间，是前清慈禧太后乘坐过的花车。它外边是蓝色的钢皮，漂亮而有气派，里边座位舒适，并配有牌桌，可以打麻将或打扑克。为防意外，专车前面有一辆压道车开路。

由于数月前日本公使的警告，张作霖此次回奉小心翼翼，预防不测，手下官员也都提心吊胆。车到山海关——东北出入关的咽喉处时，站上只有几名日本守备队员站岗，一切如常，而且吴俊升又从奉天赶到山海关迎接陪驾，绷紧的弦有所松动，因而车过山海关后，人们开始解衣睡觉。张作霖也和手下人打起了扑克，快到皇姑屯站时才散。

皇姑屯站离奉天（今沈阳）极近，到了皇姑屯，也就算到家了，专列上的人们开始收拾行装，准备下车。张作霖的六太太为他穿装戴帽。但车过皇姑屯仅几分钟，即驶入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立体交叉道口——三洞桥时（在这里日本管理的南满铁路在上面走，中国管理的京奉铁路在下面走），突然发生炸药爆炸，专列的第 4 节至第 7 节车厢被炸得粉碎，只剩下底盘，张作霖身受重伤，被大帅府秘书长和军医官架上汽车送到帅府。到帅府时，他尚能说话，对卢夫人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

(张学良的乳名)，好好地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六子快回沈阳。4小时后，即9点30分，瞑目长逝，终年54岁。迎驾的吴俊升因头部被穿透车厢顶的钢梁铆钉刺入而当场身亡。此乃著名的皇姑屯事件。

历史已经揭开了皇姑屯事件的底因：日本人不满意张作霖拒不同意他们提出的一系列要求，诱逼不成，而用武力除掉他，同时欲借东北无主的情况下制造混乱，混水摸鱼，然后以维持秩序和保护侨民为借口进入沈阳并占领之。^①

日本人向张作霖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其中心是满蒙利益，亦称满蒙悬案。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侵夺中国东北、蒙古主权的二十一条，由于当时全国人民的压力，国会拒绝承认。后来中国政局多变，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上述条款也就一拖再拖。但日本人并没因此而放松动作，相反从各方面向东北渗透。到张作霖做北京的执政后，日本依仗过去对张作霖的扶植和支持，重新提出类似条款，包括日本在东北、内蒙的筑路权、商租权等多项要求。但张作霖也一直没有承认。南京政府军队北伐后，日本见张作霖大势已去，便急于利用他在北京执政的最后时刻威逼他承认满蒙诸条款，刚柔兼施，威诱同下。但张作霖在当时全国的反日浪涛中，既不甘心给日本人当傀儡，又不愿承担遗臭万年的骂名，对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态势，能拖延就拖延，能敷衍就敷衍。

① 尽管日本政府对暗杀计划并不知情，但关东军司令部却默许支持，主持暗杀的是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具体执行的是独立守备队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指挥的朝鲜旅团工兵队。日本政府和驻华关东军司令部虽然都制定了“满蒙独立”计划，并不满张作霖的抗拒性行为，但在是否除掉和什么时候除掉张作霖的问题上尚未有统一意见，关东军司令部表现的更为积极主动，在事先未报日本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实施了爆炸计划。事后，日本政府包庇了爆炸执行者。

商。软磨硬泡，这种作法使日本人越来越不满，日本报纸上大量出现倒张言论。日本官方也召集会议，商量决定对张作霖的政策，特别是关东军，认为张作霖已不是日本推行东亚政策的帮手，而成了障碍、绊脚石。遂开始实施刺杀张作霖的计划。

张作霖，这个被人们称为土匪出身的军阀，由辽宁海城县农村的绿林草莽人物起家，经过苦心经营，一步步拾级而上，由给骑匪看马的兽医，变为吃清廷皇粮的营官，进而成为民国政府的师长、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最后入关问鼎中原，当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掌权北京。

张作霖 1875 年 3 月出生于辽宁西部海城县叶家铺的北小洼村，原籍河北省河间府。祖父因河北遭灾移民东北。父亲张有才，生有 3 个儿子，即张泰、张孚、张霖，后来他们名字中间都加了个“作”字。张作霖小时候（约 13 岁时）入私塾，但因父亡而被迫停学，只读了一年多，因此后来他与别人谈起所受教育时，总幽默地说自己是绿林大学毕业的。此后，他流落到营口县大高坎镇。生活没有着落，便去学兽医，后来投奔军队，当了一名伙夫。时值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他以胆量与机智赢得了哨长职位（相当于班长）。1895 年 4 月，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结束，张作霖脱离了军队，回到故里。

1899 年，张作霖为生活所迫，在台安县拉起一股匪帮，从开始的 24 人，发展到 1901 年的 200 多人。他们不乱抢乱打，较守规矩，声誉还好。1902 年 9 月，张作霖匪帮被新民知府收编为省巡防营的官兵，他任管带（营长）。由于他积极效忠清政府，官运亨通，平步青云，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辛亥革命时，他率兵镇压革命党人。随后摇身一变，成为民国陆军第 27 师师长。1916 年 4 月被北洋军阀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1918 年 9 月被北洋政府

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从此成为掌握东三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仅仅十几年光景，他就由绿林头目变为地方大员，史上少见！

张作霖虽然成为东北王，却陷进日本人的织网。可以说，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是他一生中处理最多也是最难处理的关系。在他成气候前，日本人已经控制了东北，为了自己的利益，张作霖有时依恃日本人，但他不怕日本人，甚至恨日本人。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时，张作霖是 27 师师长，按二十一条的规定，东北要安插日本警察，他认为这是亡国条约，便大胆地给日本方面一个通知，叫他们接到通知后的第二天 12 点以前，撤走在东北的全部侨民，12 点以后，将不再负责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日本领事认为这是张作霖要开战，要他划战线。张作霖毫不退让，说“东北三省没战线，要划战线，全是战线，你见我中国人要杀，我见你日本人就砍”。

奉天（今沈阳）北大营的营房正好挨着南满铁路。有一天，中国士兵到铁道上走，被日本人无故开枪打死两个，一个人赔偿 120 元了事。张作霖知道后，就命令手下，看到日本查道的兵可以开枪，打死多少个如数报来即可。结果日本领事前来抗议，张作霖不慌不忙，从容应付：贵国士兵伤亡，是我们治安不好，我表示歉意，每个赔偿 120 元，桌子上有钱，请拿走。日本领事非常狼狈，难以答言。张作霖更不客气，仍穷追不舍：你们拿我们中国人不当人，我也拿你们日本人不当人，再说，是你们先打死我的人。

由此可以看出，张作霖对日本人并不是服服贴贴，卑躬屈膝。当然，他也与日本有勾结，在他认为需要借助日本时，就会无视舆论的反对，接受日本人提出的苛刻的甚至屈辱的条件。但他从不在正式外交文件上签字，从不订成文条约或协定，预先就留下

日后赖账的借口。因此，人们认为张作霖的外交政策是“良心外交”政策。

正是在这种良心外交政策下，张作霖在他统治东北的十余年和后来成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期间，没和任何外国签订辱国条约，并在1920年收回了中东铁路沿线的中国主权，他还靠自己的力量修筑了锦朝铁路、沈海铁路、吉海铁路、呼海铁路、大通铁路等，与日本人竞争，力图夺回已失去的权利。可以说，他的死亡实为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东北当局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皇姑屯事件，对于日本来说，并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其更大的用心是乘列车被炸和张大帅死亡而引起社会混乱之际出兵干涉，挑起大规模冲突，然后用武力彻底解决满洲问题，组织新傀儡政权。奉天当局识破了日本的计谋，为稳定大局，在张作霖被抬进帅府后，奉天省省长刘尚清、军署参谋长臧士毅等人立即命令帅府前后戒严，任何人不得近前。张作霖居住的二楼卧室，绝对禁止外人涉足，否则军法从事。所有探视者，不论中国外国人，亦不论内亲外戚，一律挡驾。这一着棋，正是保持东北安定、防止日本人趁机获益的关键，但它毕竟不是长久之计，30多个小时之后，刘尚清和臧士毅决定将老师升天的消息告诉管内宅的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让她忍悲节哀，镇静如初，必要时装出笑脸，应付各种造访，保持帅府正常，以便封锁消息，等待张学良归来。同时派人携带有于凤至、刘尚清等人联名的亲笔信赴滦州张学良指挥部，面告老师身亡消息。

张家保密工作确实做得不错。厨房每天开张作霖的饭，军医官也每天开出处方和公布病情状况。尤其是张作霖的五太太，起了很明显的作，她每天照样浓装艳抹，高高兴兴地接待借口慰问、探访而别有所图的日本太太们。她们遥望张作霖卧室灯火通

明，“烟雾”阵阵，而五太太又面无表情，从容应付，谈笑风生，都相信张作霖只是受伤，对张家的安排无法怀疑。

这时，张学良正任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在邯郸以北临铭关车站督师抗击阎锡山晋军商震部。一因军务在身，二因奉天打来电报说老帅伤势不重并日见好转，张学良没有马上回奉，而只是匆匆和赵四告别，驱车赶往北京。两星期后，奉军撤退到京东滦县安全地带时，张学良得到老帅伤重而亡的确切消息，才将军团长指挥权交杨宇霆负责，回沈奔丧，并密派黄显声先行赴沈，以防万一。

张学良在临行之前，剃去漂亮的长发和胡须，穿上士兵的灰色服装，往脸上抹了些炭黑泥块，在卫队营的护送下乘一列撤往关外的兵车出关。这种兵车是由两种车辆混合编组而成，一种是客车，当官坐的，里面有酒有饭，通风良好，坐着躺着都很舒服；一种是士兵坐的闷罐车，近百人挤在一起，肩靠肩，背对背，连伸伸腿的地方都没有。甚至拉屎撒尿也在里面，加上汗味和劣质烟草味，可想而知。张学良第一次坐这种车，滋味确不好受。但是对张学良来说，吃点苦受点罪并不算什么，防备日军加害才是最紧要的。日军情报机关估计张学良在皇姑屯事件后会回东北，因而加强了侦察，张学良乘坐的火车在锦州和大虎山被日军守备队截住检查，好在没有查出张学良，有惊无险。

列车隆隆北去，经过张作霖遇难处时，张学良把头探出窗外，神色惨淡，一语不发，若有所思……

19日上午10时左右，列车抵达沈阳西边门车站，张学良下车后没和任何人见面，也没停留，就在黄显声陪同下驱车直奔帅府。到帅府后，张学良跑进停放张作霖尸体的二楼卧室，看到父亲的遗体，如万箭穿心。

老师的遗容太惨了，昔日的威严被伤痕扭曲得不见踪影，浑身上下血肉模糊，脸部也变了形。身上的元帅服尚在，但到处是血迹。张学良眼泪刷刷流下，踉踉跄跄地走出父亲卧室。此后，他连续几天闭门谢客，孤住在帅府东小院，专心调查事件原因和考虑下一步行动。

6月21日，奉天省政府正式公布张作霖的死讯，并向全国发出举丧通电，同时向各国驻奉领事馆正式发出张作霖死亡的讣告。丧仪委员会主任由张作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担任，于28日举行开丧仪式，即首七家祭典礼，7月11日为二七家典，7月18日为三七家典，25日为四七家典，8月1日为五七祭礼，2日为公祭，3日为吊唁典礼。在此期间，张学良亦未露面，也没陪灵，陪灵的是他弟弟学铭、学曾、学思等。

当时，东北局势十分险峻。大帅突死，东北失去军政重心，人心涣散。又因奉军主力尚在关内，东北兵力空虚，而日本关东军则整装待发，随时可能挑起事端。这迫使张学良迅速实施接权措施。6月23日，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召开，讨论恢复东北保安总司令职位及东北今后前途问题。张学良不敢也不能逾越老前辈之上，因此会议于24日推举张作相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司令，张学良为奉天保安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保安司令。这就是说，张学良虽然执掌了奉天的军政大权，但因不能控制吉林和黑龙江二省，没成为张作霖的权力继承人。张作相当然也明白这一点，他是张作霖的老伙伴，资历和声望在东北军政界领袖中无人可比，加上人缘极好，故被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可他坚决不接受此职，并动情地发誓要像忠诚老帅那样辅助少帅，辅佐把侄继承父业。随后以母丧为由回到锦州。东三省联合会遂改推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7月1日，张学良通电就职，并兼任奉

天东北大学校长，使“少帅”的称呼具备了名副其实的意义。

张学良之所以能接手父业，成为少帅，固然由于他是张作霖的长子，但更重要的是其不断显露的才华。他是大公子，却不是公子哥。

1901年6月，张学良降生于奉天台安县（今辽宁省台安县），母亲是张作霖的元配夫人赵氏。张作霖共有妻妾6人，生有8子6女。即大太太赵氏，生长女首芳、长子学良、次子学铭。二太太卢氏，生二女怀英、四女怀卿。三太太，因不得宠，外界不知其姓名，后来出家做了尼姑。四太太许氏，生三子学曾、四子学思、三女怀瞳、五女怀曦。五太太寿氏，生五子学森、六子学俊、七子学英、八子学铨。六太太王氏，未生育，续六太太马氏，生六女怀敏。张学良在兄弟8人中排行老大。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张作霖便称霸一方了，但因其发迹于绿林草莽之中，很吃不通文墨的苦头，便渴求自己的子女识书达理，文武双全。尤其是对长子张学良寄予厚望，倾心尽血，全力栽培，请当地有名望的儒师教其经史典籍，但因学良年少淘气，无心学习，书读得也不咋的。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10岁的张学良随父亲进入了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奉天城（今沈阳）。

当时的奉天城是一个国际性城市，日本、英国、美国、法国、俄国等国的领事馆都设在这里，并且有很多商务机构。张学良在这种环境中交上了一批英美朋友，对西方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浓厚兴趣。他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讲演及各种球赛，学会了打高尔夫球、网球、开汽车、驾驶飞机、跳舞等，这些在他当时的家庭里是见不到的，他也因此有了很大的变化：敢于突破父亲在生活中规定的许多禁令，把许多洋玩艺引进帅府。比如高尔夫球，他常常要弟弟妹妹们陪他玩，还教他们打扑克牌、学开汽车

等。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又修改父亲对女儿们的约法，允许姐妹们穿印度绸、剪去辫子留短发，甚至烫发。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确是非常平淡，但在那时的中国，应该说是摩登透顶了。因此，张学良自己说他受了西方老师和朋友的影响超过了本国的师友。

1916年，张学良遵父命娶于凤至为妻。他起初不甚满意，认为父母包办不是自由婚姻。但因老帅坚持张学良必须以于凤至为正室原配，二人遂成婚。婚后，二人感情极为和谐，各方配合亦很有致。

张作霖不仅安排张学良的婚姻，更是一心一意变儿子为“将门虎子”，但张学良的性格与马上枭雄的父亲不同，他厌烦暴力和无止尽的动荡，希望和平和安定，掌握一门知识，过富有的普通人的日子。这种想法被他的父亲和奉军元老们所否定，张作霖为儿子选定了道路，即做军人。

1919年3月，具有政治谋略的张作霖下令恢复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以提高现有军官的素质和培养新军官。张作霖对它寄予厚望，特聘日本士官学校、保安军官学校、北京陆军大学出身的人为教官，课程设置也仿日本士官学校。张学良入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

张学良入学后，不以老帅长子自居，在军事训练、野外演习、吃苦耐劳等方面表现不俗，深得教官和同学好评。同时他刻求上进，不以讲武堂规定的六大军事教程为满足，商请老师在余暇时间里增讲高等军事学，表现出一种有抱负、有雄心、日后可为的形象，为战术教官郭松龄所赏识。他不仅教张学良战术，还辅导他学习数学、物理，为张学良增长军事政治才干、统帅奉军和征战沙场铺下了坚实的基础。二人也因此在今后成为相知甚深的朋友。

张学良毕业后，老师便采取一系列办法压担子，促其变为自己的日后继承人。先是任命他为东三省巡阅使混成旅（即陆军第三混成旅）第二团团团长，军衔少校，当时他 19 岁。由于卫队旅旅长张作相自动辞职，张学良随后接任旅长职务。为振兴军务，学良请求老师把“为人正直、能打仗也会带兵”的郭松龄调到他身边担任军职，老师张口同意，委郭松龄为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团长。此后，二人专心整治军队，不到一年，卫队旅名冠各军之首，跃为奉军劲旅。

1920 年秋，吉林、黑龙江两省土匪猖獗，到处为患。张作霖命张学良率兵进剿。张学良采取剿抚并用之法，大获全胜，平息匪患，在奉军将领中初显锋芒。同年，直皖战争爆发，张学良率第三混成旅入关“调停”，参加了零星战事。实为助直倒皖，从中取利。此后，张学良进入东北各项事务的决策圈。同年 11 月，张学良晋升为陆军少将。

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在权力和地盘分争中发生矛盾，两军剑拔弩张，达到不兵戎相见别无他途的地步。1922 年 4 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将奉军改为镇威军，自任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坐镇天津军粮城，指挥东西两路军队进攻直军，东路军司令张作相，西路军司令张景惠。张学良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指挥 3 个旅，负责进攻保定的直军吴佩孚总部。28 日，双方阵前接触，奉军西路一战即溃，东路第一梯队张作相，第三梯队李景林也先后败退，唯有张学良、郭松龄所率第二梯队取得胜绩，但不能挽救奉军败局，遂退守山海关。在这里，张学良集结部队，重整旗鼓，迎击直军精锐。双方战事激烈，都付出重大伤亡。此战，奉军虽未击退直军，但阻止了他们前进的步伐，使吴佩孚乘胜穷追、突破山海关后直取奉天的计划遭到失败。随后，双